

第十四回

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

却说王姬至齐，与襄公成婚。那王姬生性贞静幽闲，言动不苟，襄公是个狂淫之辈，不甚相得。王姬在宫数月，备闻襄公淫妹之事，默然自叹：“似此蔑伦悖理，禽兽不如。吾不幸错嫁匪人，是吾命也。”郁郁成疾，不及一年，遂卒。

襄公自王姬之死，益无忌惮。心下思想文姜，伪以狩猎为名，不时往禚，遣人往祝邱，密迎文姜到禚，昼夜淫乐。恐鲁庄公发怒，欲以兵威胁之，乃亲率重兵袭纪，取其邢、鄆、郕三邑之地。兵移鄆城，使人告纪侯：“速写降书，免至灭绝。”纪侯叹曰：“齐，吾世仇，吾不能屈膝仇人之庭，以求苟活也！”乃使夫人伯姬作书，遣人往鲁求救。齐襄公出令曰：“有救纪者，寡人先移兵伐之！”鲁庄公遣使如郑，约他同力救纪。郑伯子仪因厉公在栎，谋袭郑国，不敢出师，使人来辞。鲁侯孤掌难鸣，行至滑地，惧齐兵威，留宿三日而返。纪侯闻鲁兵退回，度不能守，将城池、妻子交付其弟嬴季，拜别宗庙，大哭一场，半夜开门而出，不知所终。

嬴季谓诸大臣曰：“死国与存祀，二者孰重？”诸大夫皆曰：“存祀为重。”嬴季曰：“苟能存纪宗庙，吾何惜自屈？”即写降书，愿为齐外臣，守鄆宗庙。齐侯许之。嬴季遂将纪国土地、户口之数，尽纳于齐，叩首乞哀。齐襄公收其版籍，于纪庙之旁，割三十户以供纪祭祀，号嬴季为庙主。纪伯姬惊悸而卒，襄公命葬以夫人之礼，以媚于鲁。伯姬之娣叔姬，乃昔日从嫁者，襄公欲送之归鲁。叔姬曰：“妇人之义，既嫁从夫。生为嬴氏妇，死为嬴氏鬼，舍此安归乎？”襄公乃听其居鄆守节，后数年而卒。史官赞云：

世衰俗敝，淫风相袭。齐公乱妹，新台娶媳。禽行兽心，伦亡纪佚。

小邦妾媵，矢节从一。宁守故庙，不归宗国。卓哉叔姬，《柏舟》同式！

按齐襄公灭纪之岁，乃周庄王七年也。

是年楚武王熊通，以随侯不朝，复兴兵伐随，未至而薨。令尹斗祈、莫敖屈重，秘不发丧，出奇兵从间道直逼随城，随惧行成。屈重伪以王命，入盟随侯。大军既济汉水，然后发丧。子熊贲即位，是为文王。此事不提。

再说齐襄公灭纪凯旋，文姜于路迎接其兄，至于祝邱，盛为燕享。用两君相见之礼，彼此酬酢，大犒齐军。又与襄公同至禚地，留连欢宿。襄公乃使文姜作书，召鲁庄公来禚地相会，庄公恐违母命，遂至禚谒见文姜。文姜使庄公以甥舅之礼见齐襄公，且谢葬纪伯姬之事。庄公亦不能拒，勉强从之，襄公大喜，亦具享礼款待庄公。时襄公新生一女，文姜以庄公内主尚虚，令其订约为婚。庄公曰：“彼女尚血胞，非吾配也。”文姜怒曰：“汝欲疏母族耶？”襄公亦以长幼悬隔为嫌。文姜曰：“待二十年而嫁，亦未晚也。”襄公惧失文姜之意，庄公亦不敢违母命，两下只得依允。甥舅之亲，复加甥舅，情愈亲密。二君并车驰猎于禚地之野，庄公矢不虚发，九射九中。襄公称赞不已。野人窃指鲁庄公戏曰：“此吾君假子也！”庄公怒，使左右踪迹其人杀之，襄公亦不嗔怪。史臣论庄公有母无父，忘亲事仇，作诗诮云：

车中饮恨已多年，甘与仇雠共戴天。

莫怪野人呼假子，已同假父作姻缘。

文姜自鲁、齐同狩之后，益无忌惮，不时与齐襄公聚于一处。或于防，或于谷，或时直至齐都，公然留宿宫中，俨如夫妇。国人作《载驱》之诗，以刺文姜。诗云：

载驱薄薄，簟茀朱鞞。鲁道有荡，齐子发夕。

汶水滔滔，行人儻儻。鲁道有荡，齐子游遨。

薄薄者，疾驱之貌。簟，席，所以铺车，茀，车后户。朱鞞者，以朱漆兽皮，皆车饰也。齐子指文姜，言文姜乘此车而至齐。儻儻众貌，言其仆从之多也。又有《敝笱》之诗，以刺庄公。诗云：

敝笱在梁，其鱼魴鰈。齐子归止，其从如云。

敝笱在梁，其鱼魴鳅。齐子归止，其从如水。

笱者，取鱼之器，言敝坏之罟，不能制大鱼，以喻鲁庄公不能防闲文姜，任其仆从出入无禁也。

且说齐襄公自禚回国，卫侯朔迎贺灭纪之功，再请伐卫之期。襄公曰：“今王姬已卒，此举无碍。但非连合诸侯，不为公举，君少待之。”卫侯称谢。过数日，襄公遣使约会宋、鲁、陈、蔡四国之君，一同伐卫，共纳惠公。其

檄云：

天祸卫国，生逆臣泄、职，擅行废立。致卫君越在敝邑，于今七年，孤坐不安席。以疆场多事，不即诛讨。今幸少闲，悉索敝赋，愿从诸君之后，左右卫君，以诛卫之不当立者！

时周庄王八年之冬也。

齐襄公出车五百乘，同卫侯朔先至卫境。四国之君，各引兵来会。那四路诸侯：宋闵公捷、鲁庄公同、陈宣公杵臼、蔡哀侯献舞。卫侯闻五国兵至，与公子泄、公子职商议，遣大夫宁跪告急于周。庄王问群臣：“谁能为我救卫者？”周公忌父、西虢公伯皆曰：“王室自伐郑损威以后，号令不行。今齐侯诸儿不念王姬一脉之亲，鸠合四国，以纳君为名，名顺兵强，不可敌也。”左班中最下一人挺身出曰：“二公之言差矣！四国但只强耳，安得言名顺乎？”众人视之，乃下士子突也。周公曰：“诸侯失国，诸侯纳之，何为不顺？”子突曰：“黔牟之立，已稟王命。既立黔牟，必废子朔。二公不以王命为顺，而以纳诸侯为顺，诚突所不解也！”虢公曰：“兵戎大事，量力而行。王室不振，已非一日，伐郑之役，先王亲在军中，尚中祝聃之矢，至今两世，未能问罪。况四国之力，十倍于郑，孤军赴援，如以卵抵石，徒自褻威，何益于事？”子突曰：“天下之事，理胜力为常，力胜理为变。王命所在，理所萃也。一时之强弱在力，千古之胜负在理，若蔑理而可以得志，无一人起而问之，千古是非，从此颠倒，天下不复有王矣！诸公亦何面目号为王朝卿士乎？”虢公不能答。周公曰：“倘今日兴救卫之师，汝能任其事否？”子突曰：“九伐之法，司马掌之。突位微才劣，诚非其任。必无人肯往，突不敢爱死，愿代司马一行。”周公又曰：“汝救卫能保必胜乎？”子突曰：“突今日出师，已据胜理，若以文、武、宣、平之灵，仗义执言，四国悔罪，王室之福，非突敢必也。”大夫富辰曰：“突言甚壮，可令一往，亦使天下知王室有人。”周王从之。乃先遣宁跪归报卫国，王师随后起行。

却说周虢二公，忌子突之成功，仅给戎车二百乘，子突并不推诿，告于太庙而行。时五国之师，已至卫城下，攻围甚急。公子泄、公子职昼夜巡守，悬望王朝大兵解围。谁知子突兵微将寡，怎当五国如虎之众？不等子突安营，大杀一场，二百乘兵车，如汤泼雪。子突叹曰：“吾奉王命而战死，不失为忠义之鬼也！”乃手杀数十人，然后自刎而亡。髯翁有诗赞曰：

虽然只旅未成功，王命昭昭耳月中。

见义勇为真汉子，莫将成败论英雄。

卫国守城军士，闻王师已败，先自奔窜。齐兵首先登城，四国继之，砍开城门，放卫侯朔入城。公子泄、公子职同宁跪收拾散兵，拥公子黔牟出走。正遇鲁兵，又杀一场。宁跪夺路先奔，三公子俱被鲁兵所擒。宁跪知力不能救，叹口气，奔往秦国逃难去讠。鲁侯将三公子献俘于卫，卫不敢决，转献于齐。齐襄公喝教刀斧手，将泄、职二公子斩讠。公子黔牟是周王之婿，于齐有连襟之情，赦之不诛，放归于周。卫侯朔鸣钟击鼓，重登侯位。将府库所藏宝玉，厚赂齐襄公。襄公曰：“鲁侯擒三公子，其劳不浅。”乃以所赂之半，分赠鲁侯。复使卫侯另出器贿，散于宋、陈、蔡三国，此周庄王九年之事。

却说齐襄公自败子突，放黔牟之后，诚恐周王来讨，乃使大夫连称为将军，管至父为副，领兵戍葵邱，以遏东南之路。二将临行，请于襄公曰：“戍守劳苦，臣不敢辞，以何期为满？”时襄公方食瓜，乃曰：“今此瓜熟之时，明岁瓜再熟，当遣人代汝。”二将往葵邱驻扎，不觉一年光景。忽一日，戍卒进瓜尝新，二将想起瓜熟之约：“此时正该交代，如何主公不遣人来？”特地差心腹往国中探信，闻齐侯在谷城与文姜欢乐，有一月不回。连称大怒曰：“王姬薨后，吾妹当为继室，无道昏君，不顾伦理，在外日事淫媒，使吾等暴露边鄙，吾必杀之！”谓管至父曰：“汝可助吾一臂。”管至父曰：“及瓜而代，主公所亲许也。恐其忘之，不如请代。请而不许，军心胥怨，乃可用也。”连称曰：“善。”乃使人献瓜于襄公，因求交代。襄公怒曰：“代出孤意，奈何请耶？再候瓜一熟可也。”使人回报，连称恨恨不已，谓管至父曰：“今欲行大事，计将安出？”至父曰：“凡举事必先有所奉，然后成。公孙无知，乃公子夷仲年之子。先君僖公以同母之故，宠爱仲年，并爱无知，从幼畜养宫中，衣服礼数，与世子无别。自主公即位，因无知向在宫中，与主公角力，无知足勾主公仆地，主公不悦。一日，无知又与大夫雍廩争道，主公怒其不逊，遂疏黜之，品秩裁减大半，无知衔恨于心久矣！每思作乱，恨无帮手。我等不若密通无知，内应外合，事可必济。”连称曰：“当于何时？”管至父曰：“主上性喜用兵，又好游猎，如猛虎离穴，易为制耳。但得预闻出外之期，方不失机会也。”连称曰：“吾妹在宫中，失宠于主公，亦怀怨望。今嘱无知阴与吾妹合计，伺主公之间隙，星夜相闻，可无误事。”

于是再遣心腹，致书于公孙无知。书曰：

贤公孙受先公如嫡之宠，一旦削夺，行路之人，皆为不平。况君淫昏日甚，政令无常，葵邱久戍，及瓜不代，三军之士，愤愤思乱。如有

间可图，称等愿效犬马，竭力推戴。称之从妹，在宫失宠衔怨，天助公孙以内应之资，机不可失！

公孙无知得书大喜，即复书曰：

天厌淫人，以启将军之衷，敬佩里言，迟疾奉报。

无知阴使女侍通信于连妃，且以连称之书示之，“若事成之日，当立为夫人。”连妃许之。

周庄王十一年冬十月，齐襄公知姑棼之野有山名贝邱，禽兽所聚，可以游猎，乃预戒徒人费等，整顿车徒，将以次月往彼田狩。连妃遣宫人送信于公孙无知，无知星夜传信葵邱，通知连、管二将军，约定十一月初旬，一齐举事。连称曰：“主上出猎，国中空虚，吾等率兵直入都门，拥立公孙何如？”管至父曰：“主上睦于邻国，若乞师来讨，何以御之？不若伏兵于姑棼，先杀昏君，然后奉公孙即位，事可万全也。”那时葵邱戍卒，因久役在外，无不思家，连称密传号令，各备干粮，往贝邱行事，军士人人乐从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齐襄公于十一月朔日，驾车出游，止带力士石之纷如，及幸臣孟阳一班，架鹰牵犬，准备射猎，不用一大臣相随。先至姑棼，原建有离宫，游玩竟日。居民馈献酒肉，襄公欢饮至夜，遂留宿焉。次日起驾，往贝邱来。见一路树木蒙茸，藤萝翳郁，襄公驻车高阜，传令举火焚林，然后合围校射，纵放鹰犬。火烈风猛，狐兔之类，东奔西逸，忽有大豕一只，如牛无角，似虎无斑，从火中奔出，竟上高阜，蹲踞于车驾之前。时众人俱往驰射，惟孟阳立于襄公之侧。襄公顾孟阳曰：“汝为我射此豕。”孟阳瞪目视之，大惊曰：“非豕也，乃公子彭生也！”襄公大怒曰：“彭生何敢见我？”夺孟阳之弓，亲自射之，连发三矢不中。那大豕直立起来，双拱前蹄，效人行步，放声而啼，哀惨难闻，吓得襄公毛骨俱竦，从车中倒撞下来，跌损左足，脱落了丝文屨一只，被大豕衔之而去，忽然不见。髯翁有诗曰：

鲁桓昔日死车中，今日车中遇鬼雄。

枉杀彭生应化厉，诸儿空自引雕弓。

徒人费与从人等，扶起襄公，卧于车中，传令罢猎，复回姑棼离宫住宿。

襄公自觉精神恍惚，心下烦躁。时军中已打二更，襄公因左足疼痛，展转不寐，谓孟阳曰：“汝可扶我缓行几步。”先前坠车，匆忙之际，不知失屨，到此方觉，问徒人费取讨。费曰：“屨为大豕衔去矣。”襄公心恶其言，乃大怒曰：“汝既跟随寡人，岂不看屨之有无？若果衔去，当时何不早言？”自执皮鞭，鞭费之背，血流满地方止。徒人费被鞭，含泪出门，正遇连称引著数

人打探动静，将徒人费一索捆住，问曰：“无道昏君何在？”费曰：“在寝室。”又问：“已卧乎？”曰：“尚未卧也。”连称举刀欲砍，费曰：“勿杀我，我当先入，为汝耳目。”连称不信，费曰：“我适被鞭伤，亦欲杀此贼耳。”乃袒衣以背示之。连称见其血肉淋漓，遂信其言，解费之缚，嘱以内应，随即招管至父引著众军士，杀入离宫。

且说徒人费翻身入门，正遇石之纷如，告以连称作乱之事。遂造寝室，告于襄公。襄公惊惶无措，费曰：“事已急矣。若使一人伪作主公，卧于床上，主公潜伏户后，幸而仓卒不辨，或可脱也。”孟阳曰：“臣受恩逾分，愿以身代，不敢恤死。”孟阳即卧于床，以面向内，襄公亲解锦袍覆之，伏身户后，问徒人费曰：“汝将何如？”费曰：“臣当与纷如协力拒贼。”襄公曰：“不苦背创乎？”费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何有于创？”襄公叹曰：“忠臣也！”徒人费令石之纷如引众拒守中门，自己单身挟著利刃，诈为迎贼，欲刺连称。其时众贼已攻进大门，连称挺剑当先开路，管至父列兵门外，以防他变。徒人费见连称来势凶猛，不暇致详，上前一步便刺。谁知连称身被重铠，刃刺不入，却被连称一剑劈去，断其二指，还复一剑，劈下半个头颅，死于门中。石之纷如便挺矛来斗，约战十余合，连称转斗转进，纷如渐渐退步，误绊石阶脚蹠，亦被连称一剑砍倒。遂入寝室，侍卫先已惊散，团花帐中，卧著一人，锦袍遮盖。连称手起剑落，头离枕畔，举火烛之，年少无须，连称曰：“此非君也。”使人遍搜房中，并无踪影。连称自引烛照之，忽见户槛之下，露出丝文履一只，知户后藏躲有人，不是诸儿是谁？打开户后看时，那昏君因足疼，做一堆儿蹲著，那一只丝文履，仍在足上。连称所见之履，乃是先前大豕衔去的，不知如何在槛下，分明是冤鬼所为，可不畏哉！连称认得诸儿，似鸡雏一般，一把提出户外，掷于地下，大骂：“无道昏君！汝连年用兵，黷武殃民，是不仁也；背父之命，疏远公孙，是不孝也；兄妹宣淫，公行无忌，是无礼也；不念远戍，瓜期不代，是无信也。仁孝礼信，四德皆失，何以为人？吾今日为鲁桓公报仇！”遂砍襄公为数段，以床褥裹其尸，与孟阳同埋于户下，计襄公在位只五年。史官评论此事，谓襄公疏远大臣，亲昵群小，石之纷如、孟阳、徒人费等，平日受其私恩，从于昏乱，虽视死如归，不得为忠臣之大节。连称、管至父，徒以久戍不代，遂行篡弑，当是襄公恶贯已满，假手二人耳。彭生临刑大呼：“死为妖孽，以取尔命！”大豕见形，非偶然也。髯翁有诗咏费石等死难之事。诗云：

捐生殉主是忠贞，费石千秋无令名！

假使从昏称死节，飞廉崇虎亦堪旌。

又诗叹齐襄公云：

方张恶焰君侯死，将熄凶威大豕狂。

恶贯满盈无不毙，劝人作善莫商量。

连称、管至父重整军容，长驱齐国。公孙无知预集私甲，一闻襄公凶信，引兵开门，接应连、管二将入城。二将托言：“曾受先君僖公遗命，奉公孙无知即位。”立连妃为夫人。连称为正卿，号为国舅。管至父为亚卿。诸大夫虽勉强排班，心中不服，惟雍廩再三稽首，谢往日争道之罪，极其卑顺。无知赦之，仍为大夫。高国称病不朝，无知亦不敢黜之。至父劝无知悬榜招贤，以收入望，因荐其族子管夷吾之才，无知使人召之。未知夷吾肯应召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